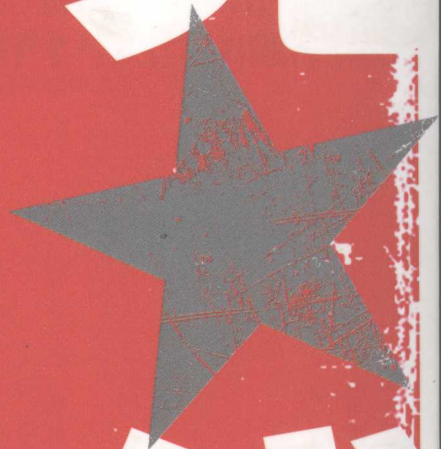


生死



线

兰晓龙 作品

红卷

白山文艺出版社



红卷

生死线

中华有不朽之儿女 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

兰晓龙 作品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线—红卷/兰晓龙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8. 1

ISBN 978-7-80755-289-5

I. 生… II. 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0920 号

作 者:兰晓龙

责任编辑:李 爽

李 伟

责任校对: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04 千字 印 张:19.5

版 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289-5

定 价: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我们用最讨厌的方式学会成熟，从同志和朋友的尸体中学会成熟。
你以为你又活过来的时候，其实你的一部分已经永远死掉了。
我们都是些追求永恒的短命鬼。

——《生死线》

第一章

1

黑白的世界。

一个人影。一支手枪。

人影在枪的准星里走动。那是个学生样的男人，年轻得让人嫉妒。他突然迎着枪口站住，满脸诧异。轰的一声枪响，子弹从枪口吐出，弹头穿透血肉的声音清晰无比。

欧阳从噩梦中翻身坐起，下意识去摸额际被头发挡住的伤疤，十一年前子弹从那里洞穿，他能活到今天实属奇迹。

这是1938年的沽宁。这是沽宁城里的一户人家。

屋子很小，极不合适地放了一张偌大的双人床。有很多书。床上有两床被子，一床已经叠好，一床盖在欧阳身上。

思枫在门镜边换衣，她正要出门，在整理自己。她是那种不会让自己过于出众但又绝不寒碜的女人，她对一切事情都很有分寸。

像任何处得寡淡无味的夫妻一样，欧阳对那个半裸的苗条身影没有多看一眼，反而是思枫有些多余地遮掩了一下。

“头又在痛？”思枫问。

欧阳摇摇头，但脸色和动作说明了一切。思枫递了瓶药给他，转身去倒水：“药铺说咱家的阿斯匹林是论斤买的……”

她转身时愣住，欧阳把半瓶药倒进了嘴里，干嚼。他苦得面目扭曲，样子让人发疹。

“你……不觉得苦吗？”

欧阳敲敲头：“嘴里边苦，就忘了这里边还有个小铁块……甜甜蜜蜜，不外如是。”

思枫看起来很想摸摸那颗备受折磨的头颅，但最终作罢。她套上外套：“我去店里。”

“我今天有课。”欧阳说。

“中午会给你留饭。”

“谢谢。我会去吃。”

这很像一对夫妻封冻期的例行谈话。但欧阳眼里目光闪烁，头痛或别的什么并没能让他安于苟活，这从他乍醒的精神状态就看得出来。

思枫蹙着眉：“得想个法子。医生说你这叫药物依赖，对身体伤害很大。”

“那么我该练太极，纳天地造化之功，养吾身浩然之气？”欧阳比画着，“这招叫就坡下驴，顺水推舟，你们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。”

思枫忧心忡忡地笑了笑，面前这家伙气不顺，她不打算捋虎须，转身开门：“再见。”

“思枫同志……”

思枫关了门转身，她有些惊慌：“别拿这个词开玩笑。”

“我像在开玩笑吗，思枫同志？”

“反正别这么叫，别说出来。”

“十一年前我以为会满天飘红旗，见人都叫同志，现在这个词快不会说了，”欧阳苦笑，“因为我已经三年没见过可以叫做同志的人，除了你，但你不让叫。可我叫你什么呢？妻子同志？不对呀，我没结过婚，我看你也一样，你是为了掩护我才走到这个屋里来的。你和没见过面的那些同志把我照顾得很好，可我不需要照顾！”

“你需要的。”思枫不是在说服，那纯是小夫妻间的执拗。

但欧阳显然不这么想：“我都不知道自个儿死多少次了，我早该死了，这样的人用不着照顾。”

“沽宁党组织领导的决定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，专职搜捕你的特务现在至少有一打。”

“要说的就是这个！我现在再提第一百次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你们的组织领导，不是您，是你们叫老唐的那个，本地唯一可以给我下达指令的人。”

“他的指令是要你好好将养身体。”

“这不是指令，指令就是任务！”

“沾宁一向风平浪静，我们也不能冒失去一位老同志的风险……”

“二十九岁的老同志被勒令退休了吗？现在日本人占了南京，国共都再次合作了！二十九岁的老同志倒要南山终老了？”欧阳挥舞着昨晚扔在床边的报纸，那上边通版都是北边正炽的中日战事。他像是个不讲理的臭脾气丈夫。

思枫依旧好脾气：“我知道这种时候你不愿意待着，谁都不愿意。可那上边没写的是，尽管国共再度合作，对你的通缉没有撤销反而加紧了。”

“我已经被通缉十一年了！被关在这盒子里也三年多了！再跟这儿扮这夫妻、扮这教书匠，我就快升副校长了！”

思枫俏皮地笑了笑：“这说明你潜伏得很成功。”

欧阳恼火地捶着自己的头。

“总之老唐的指令是尽一切可能提供掩护，绝不能让你落到特务手里。”思枫有意结束这场谈话。

“没有他的掩护我也活下来了！”

“我会转告他的。”思枫转身开门，离开。

“就这么跟他说。我——欧阳山川还活着！”门已经关上了，欧阳的话是对着门板嚷出来的。他狠狠倒在床上，今天的暴躁一小部分源自无所作为，一大部分倒源自头痛。

2

欧阳穿过操场去教室，他把锋芒都藏在旧长衫和佝偻的腰背之下。路上都是学生，欧阳的头低垂了下去。这是一所女中，也是让他这男性青年不自在的原因。各种女声在周围问候，欧阳有口无心应着，向他的课堂走去。

今天的课堂有些不一样。

黑板被一句斗大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占满了。学生们拿着卷好的旗帜和标语，正期待地看着他们的老师。他们的领袖显然是一个叫高昕的同学。

欧阳看看黑板，又看看他的学生：“我来猜，你们不想上课，想去游行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领头的高昕回答。

欧阳笑笑，去擦黑板。这个举动让学生们很失望。

“您不能擦，先生。”高昕急着阻止。

“这几个字你们早都认识，我想讲点新的东西。我们实在为日本人耽误太多的时间了。”欧阳在黑板上写了句日语，然后转身读了一遍，“谁知道，我刚才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不想听这种可耻的语言。”高昕的神情轻蔑中带些愤怒。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”欧阳翻译出来，他对错愕的高昕笑了笑。

他现在不是坏脾气丈夫，而是孜孜善诱的老师：“简单地说，你要骂人至少得让人听懂，更简单地说，永远得学新的东西。——现在上课，我记得……”他顺着学生们的异样目光回头，门边站着两个黑衣人，刻板而神秘，其中一个向欧

阳招手，很无礼。

欧阳转回头不理睬他们，他摊开手：“现在上课。我记得昨天的作业是每人一首七律，现在……”

学生们都有些难堪，只有一个叫唐真的女孩站起身来交了作业。唐小姐脸皮实在太薄，这么一个起身来回脸都红到耳根。

“谢谢唐真同学。至于大家，我想是把精力用来做这些标语了，我想你们也不会有心情把口号押上诗韵。”

高昕抵触地念道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

一片笑声。

欧阳也笑了：“高昕同学引用得当。那我也说说我的看法吧，不要为战争准备一生，到了战场上战争课也就是一两天的事，别的时候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我们的蒋委员长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——千万别把读书和打仗当成两件事情。”

“说得像是你打过仗似的。”高昕嘀咕着。

欧阳笑了笑，但笑容立刻僵住。门口的黑衣人径直走到他跟前，亮出了自己的特务证件。欧阳看看他的学生，叹了口气。

欧阳被两个特务带到了一间办公室。

特务乙在桌前走动，存心让坐着的欧阳看见腰间突出的枪套。特务甲待在欧阳身后看不到的地方。这很像两头狼扑人的情形，一个在前制造紧张，一个在后伺机扑击。

“为什么在课上讲抗日？”特务乙问。

“抗日不能讲吗？没见学生要游行吗？你想让她们涌到大街上去？”

“什么叫别把读书和打仗当做两件事情？”

欧阳叹了口气：“这是委员长在黄埔任校长期间的讲话，你们不抓人小辫子的时候也该去了解一下贵党历史。”

“你的论调很像赤色分子。”特务乙咄咄逼人。

“我不知道赤色分子怎么讲话的，我想，在你们眼里，谁说话都会像赤色分子，因为他们也用嘴说话。”他顿了顿，好像刚想起来，“你们不是已经跟赤色分子合作了吗？”

甲向乙摇摇头，乙迅速调整方略：“你是外来的，从哪儿来？”

“长沙。”

“长沙哪里？”

“烂泥冲。”

“那是个农村，出你这读书人？”

“湘人穷，不在老家做土匪就只好出来念书。”

特务甲忽然插了句长沙话：“我很想吃白鹤楼的臭豆腐。”

欧阳也转了长沙话：“白鹤楼只做糖肉包子，你别逗我了。”

特务甲瞪欧阳一眼：“干吗回这么快？”

“因为有道理。”

“干吗嘴这么利？”

“我没别的本事，只好跟人讲道理。”

“几个大学都从北往南迁，你偏从南搬到北？”

“我三年前来的沽宁。三年前你们说了要打日本吗？”

“怎么现在说话又一口北方腔？”

“我教的是国语。”

甲与乙互相看了一眼，甲道：“下一个吧。”

特务乙冲欧阳摆摆手：“走吧，我们会去查的。”

两特务走向屋门，欧阳起身，这是人最容易松懈的时候。

“曹烈云！”特务甲突然喊。

欧阳没什么反应，他茫然地看了看，可特务甲并没有放弃：“把头发捋起来看看。”

“还要做什么一次说了吧？你们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”欧阳有些不满。

“做我们这行不知道什么叫过分。”特务乙有意挺挺腰，让枪套更突出。

“刚才是闹着玩，现在才是真的。”特务甲奸诈地笑了笑，“我们要找的人从上海来，头上中过枪。除非头砍掉，伤疤消不掉。”

欧阳恨恨地捋起了头发。

“右边。”

欧阳伸手去捋右边头发，校长突然跑了进来，脸上带着循规蹈矩者的惊慌：“你们还真的每个人都查啊？学生快冲出学校了！”

“非把我从教室叫出来，好极啦！”欧阳缩回将要碰到头发的手，冲着特务嚷一声：“还愣着，帮忙呀！”

“帮什么忙？”

“上大门挡人！否则一发不可收拾！”他在那特务的枪套上重拍一下，“收好了，火上浇油！”

校长和欧阳冲了出去，甲乙特务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了看，随即跟上。

学校门口，看门的老头正赶紧把铁栅门关上。可涌来的学生立刻把他包围了，卷着的旗帜标语也已经打开。校门外就是沽宁的热闹处，女生闹事人人爱看，外边的闲人喝彩叫好，场面越发炽烈。

高昕煽动着同学们：“刚才欧阳先生给我们做抗日宣传，已经被特务抓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把我们都抓了好极了！”“冲出去好了！”学生们愤然而起。

看门的老头儿能做的只有把门锁了，把钥匙塞在身上。面对这帮气势汹汹的女孩他连吭声的能力都没有。

学生们央求着：“孙叔，您要再锁着大门就是为虎作伥了！”“孙叔，亏我们平常叫您叫得那么甜！”

老头儿正犹豫，欧阳和校长匆匆跑来，两特务仍在身后若即若离地跟着，欧阳狠瞪了一眼，转头向高昕嚷嚷：“谁说我叫特务抓了？”

高昕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们的斗争初步成功，欧阳先生已经被释放了，我们要不要争取更多的胜利？”

“当然要的！”学生们拥护着。

高昕喊：“孙叔，开门！孙叔，开门！”

这如同一个号子，学生们跟着一起嚷。没见过世面的老头儿让百多个女声喊得腿酥脚麻，一只手不由自主就往放钥匙的口袋里伸。

欧阳又好气又好笑地呵斥：“高昕，你胡闹什么？”

高昕昂了昂头：“年轻人的事情有年轻人管，您就回您的安乐窝去吧，等我们打出天下来会给您一张安静书桌的。”

欧阳紧绷着脸，转头对特务说：“拜托两位襄助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发言权了。”

特务乙鼓鼓劲，吼了一声：“开门放行者，抓！离校闹事者，抓！聚众生事者，抓！”

他回头看看特务甲，甲抱着膀子紧锁眉头。他从甲的神情上看不出自己做得对不对，但孙叔已吓得不再去掏钥匙，只对着学生的嚷嚷一个劲地摇头。

眼看就要成僵局，高昕突然冲着门外叫了一声：“四道风！”

四道风正用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踞坐在黄包车靠垫上，和身边几个车夫嘻嘻哈哈地评头论足。听到高昕的叫唤，他一个筋斗从车座上翻了下来，身手利落之极，看着就是会家子：“大小姐今天很拉风呀，大小姐。”

“帮我把门打开。”高昕说。

四道风哈哈一乐：“你爸会弄死我的。”

“你会怕我爸？”

“我光棍一条还怕有家有业的？”他瞧瞧身后，“可车行这几十个苦哈哈都指着有钱人过活呢。”

“我会把你的小名喊得满城都知道。”高昕小声威胁道。

四道风皱皱眉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的，大小姐。”

“我也不想啊，你现在比不得上我家要饭的时候，你现在都是有字头的人物了。”

四道风乐了：“这话我爱听——大风！”他吹了个呼哨，那个叫大风的车夫走了过来，隔着铁栅门把孙叔拎起来，狠抖了两下，钥匙掉了出来。四道风隔着门伸了只脚，拿脚尖把将要落地的钥匙踢到自己手上。

“帅死了！哪天教教我？”

“这手绝活是传媳不传女的，大小姐。”四道风径直去开锁。

特务乙突然发现了这边的动静，大嚷：“臭拉车的，你干什么？”

四道风笑着招招手：“这招叫风卷残云。”

哗的一声，他一下把铁门拉开了，人流顿时如泄洪一样涌了出去。两特务被人流冲撞得把住铁门才保住平衡。

人流涌向了大街，打着旗帜和标语，喊着口号。继续向校外冲去的学生有意推搡着两名特务，把他们也拥进了人流，在他们的狼狈中雪上加霜。

欧阳苦笑着把校长拖到一边避开人流，拥挤中手上忽然多了个纸团。欧阳愕然，塞给他纸团的人已经一言不发地没入人流，他甚至不知道谁把那东西塞到他手上的。

3

游行的队伍通过沽宁的主街，一路引来众多行人的观望。从北边逃来的难民也都驻足，一脸木然地瞧着这些喊口号的学生，既然连今天都衣食无着，学生们嚷的也就是些过于遥远的话题。

两特务终于从人群中抽身出来，乙的衣服已经撕破了，甲正整理着自己被人践踏过的帽子。

“大哥，要不要抓？”特务乙盯着刚才肇事的四道风问甲。
四道风和他对了对眼，又高踞黄包车上看热闹，根本没有要躲的意思。

“抓？”

特务乙没听明白那意思，伸手就要摸枪。

“这里不是南京上海，那小子瞧着就是帮会中人，那丫头背后要没人罩着你尽管别了我招子。我们这是外出公干，强龙还不压地头蛇，要抓你抓。”

“您说了算，大哥。”特务乙把抽出一半的枪又收了。

“此地势力有三，官字头的蒋武堂，仗着军中有些渊源一直占山为王；商字头的高三宝是几省闻名的大船商；黑字头的沙观止那是连青字红字也得给他面子，细细掂量哪个字都不是好惹的。”特务甲显然对此地很了解。

“可那个姓欧阳的……”

“如果他不是，咱们的宗旨是宁杀错、不放过。如果他要是的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，大哥怕打草惊蛇。”

“我怕个屁的打草惊蛇！我怕的是把此地的共党逼急了，咱俩做了沽宁河里的无名尸！这仗打得太久，国字头是不好使了，咱们得出动本地的官字头。”

“蒋武堂？”

特务甲有些犯愁地点点头：“那厮可从来是听调不听宣哪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一个叫古烁的汉子急急过来跟那边的四道风说着什么，两人拉着车卷了风似的跑开。

与此同时，欧阳已在巷子里转了几个弯，大街上的口号与喧哗变得远了。他走到一条巷子的尽头，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。巷子里某户人家的门响了一声，一个人出来倒垃圾，回去时没有关门。欧阳思忖了一下跟进去。

在这个破烂的小院里转了几道弯，欧阳出现在另一道幽深而笔直的长巷，他



径直走向巷子里唯一的一个人。那人坐在一象棋枰前打残谱。门在欧阳身后轻轻关上。现在这条一览无余的巷子里再没人能偷听他们说话，甚至没人能找到通往这条长巷的路。

欧阳走到棋枰边，枰上的棋子交错纵横，正杀得难分难解。他静静看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“专诸刺僚。”

“子胥吹箫。”

“同志……”欧阳显然有些激动。

“别这样子，我知道这些年把你窝狠了。”

欧阳有些不好意思：“也没什么窝不窝的，要没这个窝，我多少年前已经死了。”

“必死者可杀也，必生者可俘也，做这行你算上品。”

“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

“没什么。不怕死的在上一个十年都被杀光了，太惜命的人也早叛了，真撑下来的都是你这样有个‘信’字，有个‘念’字，又知道爱惜生命的人。”

欧阳苦笑：“您过誉，其实我经常沉不住气。”

那人用一个卒子推掉了一个卒子，然后用飞马吃掉了过河之卒：“你看见死了太多人，就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必死的卒子，所以沉不住气。眼下这把棋要交给你呢？就得沉住气，因为我给你的不是这把棋，是人命，是你叫做同志的那些人，同志们的那些命。”

“我就是个革命军中马前卒，我下不起这盘棋。”

那人笑着看看欧阳：“你真是心思很重的人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怕看见别人牺牲。”

欧阳有些出神，子弹的尖啸和人的惨叫似乎在耳边再现：“我是大屠杀里幸存下来的……您肯定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那人点点头，把枰上的棋给搅了：“我明白，可天下又要变，谁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可铁定会变。”他揉着自己颊上的肌肉，一时也有些出神。

“因为迁都重庆的南京政府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知道你潜伏的时候国共还在做生死之争，可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是因为鬼子……听说你去过日本，还能说一口了不得的鬼子话？”

“早期那里是境外的一个革命根据地，可那时候我就想，他们迟早会向中国找生存空间。”

“前戏早开锣了，现在是高潮，国军和鬼子在北线打得不可开交，尽管有个台儿庄大捷，可我们判断国字头的溃败是早晚的事。喊打仗的人太高高在上了，真在打仗的人又搞不懂这通打和以前的内斗有什么区别。”

“真打到头上时他们会懂的。”

“火烧眉毛的时候唾沫星子是灭不了火的，没时间了。”

欧阳不语，那人也开始沉默。原来安静的小巷更加寂静。

与这寂静相反的是另一条街上的喧嚣。那里，一干帮会中人正将一个叫皮小爪的车夫摁在车上痛打。突然，刚才风一般离开的四道风一车当先从街口撞了出来。四道风脚下如风，声如洪钟：“借光借光借光——”他连人带车撞进了那帮会人群，有两个人飞了出去——不是撞的是而是被脚踢的。

四道风把车旋了大半个圈子，帮徒们闪让不迭，他笑嘻嘻地在人圈中站住：“我叫四道风！四海为家的四，不讲道理的道，狂风大作的风！”又顺手把皮小爪拉到自己车上，找准了对方的头领：“金头苍蝇，你找我？”

被叫做金头苍蝇的廖金头往后让了一步，他是个一脸投机相的壮年汉子，仗着人多不让人：“车行交我们五抽一的过街费，这是打有车就有的规矩，你们行怎么不交？”

“我刚才有没有说我是讲道理的道？”

廖金头挥挥手：“那我就是不讲道理的祖宗！”

话刚说完，他身边两帮徒的后脑被轻拍了一下，回头，是一脸精忍的古烁：“我是三道风，我叫古烁。我打过招呼了。”他把那两颗头狠狠撞在一起。

廖金头这才想去腰里掏家伙，家伙刚就手，脸上被轰了一拳，天旋地转的视野里，是长相木讷的大风。大风是个哑巴，他冲廖金头竖起一个指头，然后指指自己的鼻子。

立刻，这里成了一场混战，四道风在人群里指东打西，如同一道旋风。

一片嘈杂。

而长巷里，依旧寂静。欧阳和那人还在沉默。

突然，那人从棋盘上混作一团的棋子里分出一个车，直指欧阳这边的将营，打破沉默：“这就不是唾沫星子的事了，这是北线战场，这是一队脱离正面战事的鬼子，是来自南京方向广岛师团的一个精锐大队，刽子手来了什么的干活？我不用多说。”

欧阳看着棋盘上的将营：“可这是哪里？”

“是我们脚下的地皮，同志，是沽宁。”

欧阳有些错愕地看看对方脸上的苦笑，眼里很快闪动着炽热。

“沽宁只有一个七八九流的守备团，铁守不住。我们的组织是依附在旧有的三教九流上，鬼子所过之处三教九流一水的天翻地覆，棋盘会翻，架子也得重搭，以前抛头露面的人要转入地下，以前窝着的人……这么说吧，你会浮出水面。”

欧阳点点头，他不是个没有城府的人，但兴奋之色教人看得一清二楚。

那人看着欧阳的神情道：“你想打仗，可这场仗压根儿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”

“怎么都好，只要我能做点什么。”

那人站起身来：“我没法跟你说得再细，我只是受人之托，来看看你还是不是以前那样。”

“不管受谁之托，请告诉我我还跟刚入党时一样，那是我生命的开始。”

“不是太好。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是成了个家，可我不能老活在成亲那天吧，所以我儿子现在都会背书并学以致用用了。”

欧阳笑道：“您说得很对。”

“走了走了。你的意思我会转达的。”

“问个冒昧的问题……您是老唐吗？”无论如何，这是这几年来他除思枫外见过的第二个同志。

“你……你是说你还没有见过老唐？”那人露出些错愕莫名的神情，似乎要笑。

“可是我很想见到他。”

那人笑着摇摇头：“别管我是谁了，我是能给你带来指令的人。我起不出你那么好听的名字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如果非要有个称呼，你就叫我赵大吧。”

“赵老大。”欧阳有点开玩笑的意思。

“别说咱们见过。”赵老大点点头走远。

欧阳恋恋不舍地看着那人离开。他看看身前那混乱的棋局，又看看小巷，小巷尽头，已经没了人。这让欧阳有些患得患失，于是他转身离开。

欧阳转过街道时微微有些愕然，方才在此地的那场斗殴已经打完，黄包车夫们明显是取得了胜利，因为廖金头正跪在地上，扇着自己的耳光，嘴里照四道风所要求的那样发出苍蝇扑打翅膀的嗡嗡声：“嗡嗡，嗡嗡，嗡嗡嗡嗡……”

四道风坐在黄包车上大声地数着数：“五十六，五十七，五十四，五十一……”他不大有把握地看看旁边的古烁，“我没数错吧？”

古烁绷着脸忍住笑：“绝对没错。”

皮小爪看不下去：“算了，老四，这样就行了。”

四道风没好气地对皮小爪说：“不倒了他的威风，他再扑腾起来第一个就咬你！”

欧阳一步不停地从那些看西洋景的人们身边经过，他的目的地是对街思枫开的小店，店名就两字——“小食”。

思枫正和一个邮差在低语着什么，看见欧阳到来两人便停止了谈话。邮差一言不发地离开。

欧阳有些恼火地在店门外背了身子让邮差离开，以示他不想知道也不屑于知道，直到邮差走远才转身进店。

小店被思枫和一个店伙、一个厨娘照料得井井有条。店里的大部分食客都簇拥在门窗前看街上的热闹。思枫转身进了厨房，一个红泥罐正煨在灶上，显然已

经煨了很久。

厨娘看着进来的思枫说：“你还真是贤良啊？我把这活也让给你得了。”

思枫笑了笑，把红泥罐放在托盘上。

欧阳在一个僻静角落坐下，思枫立刻把刚整理好的托盘端过来，托盘里的内容是两样点心，两个小菜，一个红泥汤罐。

“你来得晚了。”思枫说。

欧阳看看她：“你不知道？”他很想知道思枫是否真的不知道他刚才与赵老大的会面。

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有些事耽搁了。”欧阳说。

“那两个人不是打发走了吗？我算着你早该来了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那两个人，”欧阳打住，“学生们闹事是不是你安排的？”

“我一直在店里，上午生意很忙。”

欧阳苦笑：“好了，看来有些事情我也不该知道。可那两个人没那么好打发，你也被人追了几年，就知道追你的人绝对不好打发。”

“沽宁没特务机构，就他们两个人掀不起什么风浪。”

欧阳这次是真有些奇怪了：“你一向很谨慎的，怎么这次……”

“因为……”

一位食客从旁边经过：“欧阳掌柜的，床头见完还要店里见，真是如胶似漆呀！”

思枫立刻笑得红晕满面。她的那个笑容一直持续到食客走开，她从汤罐里给欧阳盛汤：“因为老唐的指令是不惜代价保证你的安全。”

“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
思枫看起来有些恼火，尽管那只是一掠而过的神情：“你用不着明白。”

“像以前一样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又像以前那样温和，将盛好的一碗汤放在欧阳面前。

欧阳想着什么喝了一口，这才觉得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鲋鱼汤。”思枫有些赧然，“他们说吃鱼治头痛。”

“没用的……”欧阳似乎觉得这样说不太好，“我是说现在吃什么不重要……不、不，我是说这也是老唐的指令吗？”他笑，“开个小玩笑，你觉得不好笑？”

思枫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：“喝完它。”她起身走开。欧阳看着那个苗条的背影，他并不像刚才表现得那样没心没肺，其实他明白很多事情。

汤很稠，即使在勺里也是挂丝的乳白色。欧阳小心地一口口喝着，他知道这东西必然费去了她很多心血。

4

沽宁守备司令部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混乱而紧张了。椅倒杯翻，一片忙乱。龙文章和华盛顿吴在桌上摊开一张军用地图，屋里电台和电话的联络声吵成一片。

蒋武堂雷厉风行地进来，马鞭柄子恨不得连地图带桌子捣个窟窿：“鬼子来这干吗？龙文章你倒说说鬼子想要干吗？”

龙文章抬起头：“咱是个二流部队，鬼子最爱吃软柿子，司令。”

“当年的十九路军也是二流部队！”

“那我坦白了说吧，咱是个九流部队，也就是比盐警、路警好一星星……”

“你个乌鸦嘴！”

“我本来就是乌鸦嘴。”龙文章当仁不让。

蒋武堂咽了口气，摆摆手：“接着聒噪！”

“简单得很，”龙文章在地图上划拉着，“北面胶着状态，沽宁是港口城市，吃下这个软柿子，鬼子军队可以登陆，长驱直入穿插纵横，北面胶着之势立解。”

“跟我走，去看，去探，我不爱看这鸟地图。”蒋武堂没个好脾气。

龙文章示意华盛顿吴把地图卷了，跟在蒋武堂身后。刚要出门，一名马弁来报：“司令，有上峰来人。”

蒋武堂看向院里，那俩特务正站在门边，乙迫不及待掏出了证件。

“军装都没有我鸟他？”蒋武堂拿起马刀大踏步出门，“传令下去，枪上膛马鞍，一队援军都没有，逼着老子做文天祥！”

特务甲快走两步跟上去：“司令，我有要事……”

蒋武堂转身：“是鬼子的事吗？”

甲愣住：“什么鬼子？”

“都从南京被轰到重庆了，你来问我什么鬼子？成了个神哩！——派探子，备马！”蒋武堂没再答理那两位，吆五喝六间第一队探子兵已经发了出去。

“司令……”

特务甲还想说些什么，龙文章轻轻把他推开：“司令让你候着。”

两特务只好戳那看着蒋武堂一行人离去，毕竟这不是他们地盘。

5

沽宁以北七十公里是一个村落，叫窠村。有一点坡度，伴山而居。此时的窠村炊烟正冒起，暮色中有人不疾不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安详世界。

村外的庄稼地上，一个老头正打着草捆。他身边过顶的庄稼簌簌直响，老头放下草捆捡块石子砸了过去：“死狗子，别祸害我庄稼。”

石头砸了过去，没砸出狗子，倒砸出了柄刺刀，刺刀后边是支三八大盖，三

八大盖后边是个日本兵，日本兵后边是更多的日本兵。老头惊恐万状，他看看村东，那边也是一样的日本兵，村西亦然。老头突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村子让日本人给包抄了。他张嘴欲呼，那柄刺刀顶上了他的下巴颏，一股血雾喷射，老头甚至没来得及哼哼。

不一会儿，村子里开始沸腾起来。孩子哭，女人叫，夹杂着日语的吆喝声，村民们被赶上了村子的空地。

一户人家里响起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那家的男人红着眼从院里冲出来，抓起靠在门边的耙子又冲了进去。他刚到门边枪就响了，男人被打得从自家门里倒栽了出来。然后屋里的枪又响了几声，一切都静寂下来。

已经被赶到街上的人们沉默着面面相觑，有一个人开始跑，这触动了人们神经上的某个开关，所有人都往村东的路上跑。路面在沉重的呼吸中晃动，直到路的另一端出现几个人影，那是机枪射手。射击准备早已经就绪，一个军曹手挥了一下，机枪开始射击，有人倒了下去。人们混乱地转向村西，村西的机枪也开始射击。已经在村里的日本兵藏在各家各户的门洞里一边躲避着子弹，一边从横向里射击。

六品听着屋外的枪声，把吓傻的女人和哭哑的孩子都拥进了厢房：“我先带咱妈出去！你们躲屋里！”

“你快点！”女人眼里写满恐惧。

六品点点头，最后看了妻子和孩子一眼，把门关上。他冲进正房，把妈妈背了出来。老太太不依不饶在他背上厮打着：“有你这么当爹的？孙子嗓子都哭哑了！”

“我先背你出村，鬼子来了！”

“救媳妇还是救妈？要我说就先救媳妇！”

六品充耳不闻。他背着他妈跑出院门，出门前看了厢房一眼，孩子的哭声已经闷住，大概让媳妇捂住了嘴。六品跑开，他斜刺里穿过村子，枪声仍在身后震响，他的目标是村后的山。

天黑了。

村里的屠杀已接近尾声，日本人开始砸开房门，他们还要挨家挨户地搜索。

六品一气把老母亲背到了村外的山林里，他把她放在地上，迎头便挨了一顿暴揍：“要背不出孙子媳妇，看我饶了你！”

“这就去、这就去！”六品躲闪着，“妈你跟这儿别走，别乱跑。”

六品妈哭着，土坷垃摔了过来：“你要我跑得动！我这老不死的！”

六品掉头狂奔，跑两步回头看看，六品妈已安静下来，正看着他：“别跟鬼子打，带孙子媳妇回来！”

六品点头跑开。

他刚跑过一条山弯时就愣住了，村里的每一栋房子上都冒着浓浓的烟柱，村子被照得如同白昼。一帮日军聚在火边，从人堆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声。

